



自然奇观探源丛书
在海拔
壹万叁仟米
的地方

李果 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上架建议：童话·漫画

ISBN 7-80225-111-7



9 787802 251113 >

ISBN 7-80225-111-7

定价 49.80元



128/17
48+CD-ROM



自然奇观探险与科学发现

在海拔 壹万叁仟米 的地方

李果 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海拔壹万叁仟米的地方 / 李果著.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6.10
ISBN 7-80225-111-7
I. 在... II. 李... III. ①童话-中国-当代②动画: 连环画-作品-
中国-现代 IV. ①I287.7②J228.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12516号



在海拔壹万叁仟米的地方

李 果 著

责任编辑: 丁纪红
责任印刷: 韦 舰
装帧设计: 李 果
平面制作: 图码文化创意工作室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65270477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经销电话: 010-65512133
邮购电话: 010-65276452
邮购地址: 北京市东四邮局7号信箱 100010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 × 1194 1/24
印 张: 15
版 次: 2006年10月第一版 2006年10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225-111-7
定 价: 4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公司联系调换。

叁肆伍 后记

叁叁柒 霜

贰壹壹 风

零零玖 江

零零壹 一张信笺纸



一张信笺纸

亲爱的朋友：

当你打开眼前的这本书，你打开的可能是一扇通往那个被你遗忘已久的世界的大门。或许你和我一样，都来自那个漂浮在海拔壹万叁仟米高空的大陆。

十八岁那年，我在一个梦中重拾大脑深处仅存的一丝关于那个神秘世界的记忆时，终于再次见到了那遥远的幸福和美好。我有幸能再次沐浴在泰码泰紫色的空气中，用泰码泰的风和雨水洗涤我的身体。此后的每一个三百六十五天，阳光冲破所有的阻碍照耀着埋藏在我大脑深处的记忆，使它更加的清晰。

至今我依然记得那第一个梦：彩色的树愤怒地破土而出，喷射着、呼啸着蹿上天空，天边的红云仿佛燃烧着为漂浮的飞船送行……

之后，我回忆起我忠实的仆人小布偶艾（音：Yi）；我那坐落在露岛上的狭小的水之城堡；那位为我带来惊喜的朋友——宁·越；能飞上壹万叁仟米高空的或非鸟；红蓝色河水交织着欢腾的舒比利库藏杨河和她孕育的关于四季的传说；乳白色的，名叫“云”的鱼儿；深蓝色的康河；能冻结记忆的布拉达寒流；一年升降一次的农卡麦巴山脉；生长着美丽的紫莲鹤的亚蜜拉山脉；持续着多年“没有杀戮的战争”的大力山脉；通体透明的幡西冰晶山脉；充斥着薄雾般冰晶草的帕巾松草甸；西悦女神的女儿降生的茵花草原——夏葶草甸；恐怖的无人沼泽——苟铃沼泽；长有卧苔香草的卧苔沙漠；鲜花和水构成的艳湖以及坐落在艳湖中的巨大城堡伊熏阑都，那是西悦女神的府邸；广阔的泰码泰咸水湖——凝海；支撑着大陆上空微薄空气的巨大的帕泊拉彩树；永不停息的西悦号飞船；泰码泰十三位睿智的守护神；在泰码泰流传的信天游《一点露》；人人都会吟颂的诗歌《蜜云花园》；我墙上那本记录着泰码泰历法和种族文献的《多方册》……还有，三个美丽的故事，三个朋友以及他们居住的江之城堡、风之城堡、霜之城堡……

或许还有更多更多……

于是我开始记录那些在我头脑里泛起的美丽幻象。

记录这些东西对于我可能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因为它们有一些是文字，有一些是图画，有一些是旋律。我得花上大量的时间去学习它们迥然不同的表达技巧。而且它们有的很清晰，有的很模糊，有的我能随口吟唱出来，随笔画出来，有的却需要我花上整个月的时间去细细地回忆、临摹。

这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它耗费了我将近十年的生命，但这个过程是幸福的，让人兴奋的。

就像《密云花园》里所讲的：

“生命就像每一个聚会一样随时充满着惊奇和偶然。

而天空的蓝色总会映照生命背后鲜活的过去。

它会在高处凝望着你——用它白云做的眼睛。

之前，我曾一次次被这种目光射中。

我站在芬芳的土地上抬头仰望着在海拔壹万叁仟米的地方破土而出的巨大的帕泊拉彩树舞蹈的影子。

那棵美丽得让人心醉的彩树——它是泰码泰赐予我的第一件礼物。

时以年记，恍惚着让世界苍老。

我在这样一个世界，望着彩树的扭动的影子，寻找着泰码泰的踪影……

激动的巅峰是幸福的彼岸。

我深信着，那是泰码泰的另一个幻象。

当我再次在海拔壹万叁仟米的地方聆听着泰码泰每一寸土地发出的生命律动，嗅着每一朵紫莲鹤的紫色时，身后，宁静的月光越过城堡的高墙照向我。

另一次之后的再一次。

路上。

我依然在寻找去泰码泰的路。

我站在花瓣上，回忆它们没有裂开以前的相貌。

在每一个日日夜夜，分分秒秒，我向上飞着。

忽然，我的身体湿润了……”

菓

2001 . X . X

1

混沌中……

迷迷糊糊的我又听到有人在唱那首歌：

秋水临春江

夏风切冬霜

……

2

当宁·越来到我的生活中，已是刮起季风的时节。

3

水之城堡是露岛上惟一的城堡，也是泰码泰大陆最东边的城堡，我和我的仆人小布偶艾生活在这里。

每天清晨，西悦女神晨浴的歌声从遥远的凝海传来，把我从梦中唤醒，在颤动的睫毛之间看到新的一天来临。

流云像时间一样飞逝。我站在属于我的城堡上，感受着远处的帕泊拉彩树的影子和隆隆的舒比利库藏杨河水声。

城堡的西面是一片码图森林，那是西悦女神的树林。泰码泰纪元壹万叁仟年，女神降临露岛，产下第一棵码图树，并宣布泰码泰进入“码图元年”，就是从那年开始，我成为这片森林惟一的护林人。

除了西悦女神，从来没有任何人光临我这狭小的水之城堡。

“今年是舒比利库藏杨年（码图纪元13013年·舒比利库藏杨），露岛上码图树的数量是12999棵，其中年龄最小的码图树有十三个年轮。”艾对数字有着浓厚的兴趣。

十三年了。

十三年前的今天（码图纪元壹万叁仟年·怀耶·帕泊拉），我完全封闭了自己的听觉、味觉、嗅觉、视觉和触觉。因为从那年开始，西悦女神就再也没有驾临露岛，码图树的数量没有了变化。

我开始认为以往生活中那些美好的情景只不过是泰码泰带给我的幻象，或者说，那只是我的仆人艾为了让我快乐而编织的奇异故事。于是我像一条可怜的胡鼓荆蛇（生活在苟铃沼泽当中的一种能发出胡鼓声的小蛇）蜷缩在城堡里，任由时间如天空的云一样掠过。反正，它还会来，永无止歇。

天上满是或非鸟，它们已经完成了今年为西悦号飞船领航的使命，现在正是它们休息嬉戏的时候。天空中的或非鸟像梭子一样蹿上高空，划破的流云如四溅的舒比利库藏杨河水散开，又聚拢。

属于我的奇迹就像或非鸟翅膀划动的云朵，气泡般地散开。

“今年和往年有什么不同吗？”

“我敬爱的主人。”艾总是能听到我心里的声音，他开心地说：“您听到清晨时西悦女神的歌声了吗？”

“那又怎样呢，反正她也不会来水之城堡，她已经有十三年没有在露岛的上空出现了。”我无法掩饰自己的失望。

“您说得对，或许西悦女神今年也同往年一样不会来了。”

“那，我们在这里等谁呢？”

“一个朋友。”艾呼出一口气，他看着那气息在深秋的风中飘散，“预感告诉我，一个陌生而神秘的朋友会光临露岛。”

流云依旧在天空的高处进行它们没有终点的旅行，我们在城堡门口整整坐了两夜，我知道自己在等，漫长的等待。更让我烦忧的是，就算我不等什么，看起来还是等待的样子，对于我，那并没有什么不同。

我不耐烦地问艾：“你说的那位朋友真的会来吗？”

“会的。他将会是您的奇迹，他把他所知的世界带给您。”

“他会是怎样的呢？”

“他是幸福和充满智慧的人。”

“他的到来会让我听到、看到、嗅到、抚摸到、品尝到和感受到吗？”

“是的，我敬爱的主人。”艾缓缓回应：“他会让您再次听到最悦耳的歌声，看到最美丽的画，感受到世界上最美妙的文字，抚摸到整个泰码泰，嗅到并品尝到最最香甜的梦。”艾略微停顿了一下，“或许他还能让您开口说话呢。”

“是吗？亲爱的艾。”我笑了笑，“即使我不愿开口说话，我们不是一样能够交流吗？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上两天了……”我有些泄气，“或者，我们还是回家吧。”

“您以前不是告诉过我，当能够体味等待是一件多么美丽的事情时，才算真正长大。”

“我说过这样的话吗？如果说过，那应该是很久很久以前了。”

“是的。您还说过，‘善待生命中每一个奇迹’。”

“有什么不是奇迹呢？”我笑了。

7

据艾说，宁·越是拖着彗星一般的光芒出现在我们身边的，而我们，已经依偎着睡着了……

8

我和艾拿出几乎所有食物款待这位来自远方的客人。

灯火如豆，看不出来访者有什么不同。只是觉得眼熟，如同梦里见到的一个人，知道是谁，但看不清眉目。

“我是来自泰码泰大陆的流浪者，宁·越。”他开始说话。他的声音让我震动，如果奇迹有声音，就应该是这样。

“这是我的主人——菓，也是这座城堡的主人，我是艾。”艾说：“欢迎您来到这里。”

宁·越露出让人晕眩的笑容，温暖但无法触及，仿佛隔着若干年时光的游历。

“这是我流浪以来见到的最小的岛和最简陋的城堡，但我觉得它很有意思。”

“您走过哪些地方？”艾得到我的示意后问。

“行程从舒比利库藏杨河上游开始，乘着布拉达寒流翻越亚蜜拉山脉和农卡麦巴山脉到达江之城堡；在卧苔沙漠遭遇了巨大的卧苔沙暴之后我终于见到奇异的卧苔草香；

“顺着舒比利库藏杨河的分支康河，来到风之城堡，畅游凝海；在夏草草甸经过短暂的休憩之后，回头北上翻越大力山脉，穿过风之城堡和霜之城堡之间辽阔的战场；

“在依旧沉睡着的霜之城堡外做短暂的停留后，沿着帕巾松草甸和幡西冰晶山脉继续北上；苟铃沼泽和巨大的帕泊拉彩树被我甩在身后，环绕泰码泰大陆最美丽的艳湖，我从东边回到了游历的起点；泰码泰最高的亚蜜拉山脉，并来到大陆的边缘。

“最后，搭乘那些完成了今年护航使命而变得悠闲的善良的或非鸟飞到这里……一个我必然要来的地方。”

“必然？为什么必然？”

宁·越再次露出那无法形容的笑容：“每个人都会经历必然，无论是去一个地方，还是做一件事。”

我的心不禁急速地跳动了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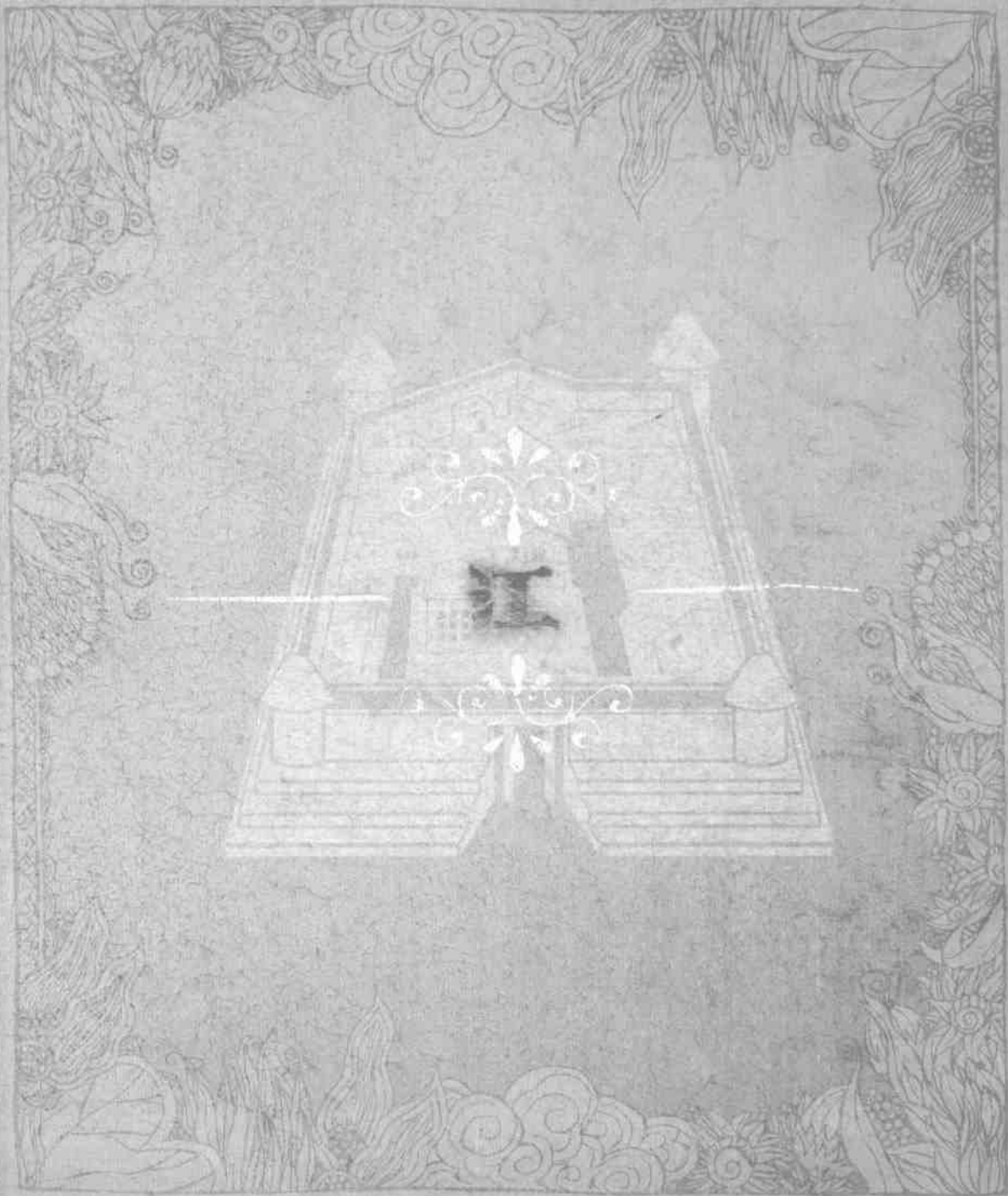
“那么说，您一定有许多故事带给我们？”艾无所谓什么“必然”，兴奋地说。

宁·越从他破旧的皮背囊中拿出一本破旧的笔记本，本子封面上有一个字——江。

“这是一个发生在春季的故事，它的作者是我游历途中认识的一位朋友，江之城堡的泉。”

宁·越缓缓地说：“或许你们会喜欢这个故事。我就把它作为在这里住宿的回报吧。”

破旧的笔记本上贴有封条。艾从橱柜里拿出一把餐刀，轻轻地，划开了封条。





亚蜜拉月·一日

早晨，我和江之城堡所有的城民一起，从农卡麦巴山脉隆隆升起的巨响中醒来。布拉达寒流把我们整整冻结了十个月，把我们关于过去的一切记忆冻结。

也因此，对于以前的生活，我已经没有一丁点或好或坏的记忆。仿佛前世，隔上无数的时间。一个陌生的我，在遥远的地方，模糊地向我招手……

房间大厅的书架上摆放着许多文献、笔记和凌乱的纸张，有些破旧，有些很新。我在醒来后做的惟一的一件事，就是挑拣出其中一些空白的纸，做成笔记本，然后写下了上面的一段话。

确切地讲，我是对着窗外的风桃树发了半天的呆后，才开始这样做的。我知道那是风桃树，却不记得是不是我种下的，然后，我做了一个决定，我得记下我醒着的日子都干了些什么，至少，我不用明年再给风桃树取个名字——如果明年醒来窗外的这棵风桃树还在的话，我刚刚给它取了名字，减朱。

名字？我的名字是“泉”，这应该是一种本能吧，就像我知道这里是江之城堡，江之城堡有壹万叁仟名城民……窗外的树是风桃树……

浓浓的睡意渐渐从脑袋里退去，我的本能好像也慢慢复苏：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我们只会在春季苏醒，泰码泰的春天只属于江之城堡……

